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

秘密笔记

至尊家族

那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知道而已。
真实与虚构，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

湘西鬼王◎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结局

6

目录

- 第一章 阴阳书生的死敌（一）
- 第二章 阴阳书生的死敌（二）
- 第三章 特工任务（一）
- 第四章 特工任务（二）
- 第五章 特殊顾问
- 第六章 阴童之殇（一）
- 第七章 阴童之殇（二）
- 第八章 阴童之殇（三）
- 第九章 惊天秘闻（一）
- 第十章 惊天秘闻（二）
- 第十一章 第一次战斗
- 第十二章 校长现身（一）
- 第十三章 校长现身（二）
- 第十四章 校长现身（三）
- 第十五章 孔雀灵王（一）
- 第十六章 孔雀灵王（二）
- 第十七章 隐秘能量
- 第十八章 地书之谜（一）
- 第十九章 地书之谜（二）
- 第二十章 地书之谜（三）
- 第二十一章 鬼域之地
- 第二十二章 奇特的符号
- 第二十三章 神秘房间（一）
- 第二十四章 神秘房间（二）
- 第二十五章 陷阱
- 第二十六章 亲人
- 第二十七章 金条和钥匙
- 第二十八章 节外生枝
- 第二十九章 决定（一）
- 第三十章 决定（二）
- 第三十一章 圣战
- 第三十二章 城堡内部的秘密（一）
- 第三十三章 城堡内部的秘密（二）
- 第三十四章 城堡内部的秘密（三）

第一章 阴阳书生的死敌（一）

当他说出这句话，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何金表情依然难测，我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突然而至的情况，呆立在当场，也不知过了多久，何金道：“他确实是你的父亲，既然父子相见，还不快去相认。”

对面那个男人的眼神透射出的却是无奈、痛苦，没有丝毫父子相认时的愉悦之情，团长道：“您是何壮的父亲？那可太好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寻找您。”

他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却摇了摇头道：“我除了将他生下来，没有给他任何东西，我不配做一个父亲，今天之所以露面相认，是因为我希望他不要作出错误的选择，你是人非鬼，或许阴阳书生可以给你强大的能量，但你将永远失去为人的资格。”

何金哈哈大笑，松树枝被他的笑声震得又一次抖动起来，我的父亲看了周围一眼道：“我知道他就在这里，何壮，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道：“如果你想听实话，我只能说，对于你，我根本就不熟悉，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让我如何相信呢？”

父亲道：“选择在你，我无权干涉。”

说罢他从背后抽出乌黑如枯枝一般的古剑厉声道：“何金，我知道你就在这里，还不露面还我妻子命来。”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一阵抽紧，那是我的母亲，如果父亲选择以人力敌于阴阳书生，而只是为了给我母亲报仇，那他似乎有些太过于自不量力了，阴阳书生对我道：“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见你吗？”

我道：“现在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危急，任谁也沉不住气，你也该露面了。”

阴阳书生摇摇头道：“还远没有到我要出手的地步！不用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对手，那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你们来到我的墓地，找我所为何事，我当然知道，不过千百年来我一直长眠于此，也不希望被人打扰，找你就是希望他们通过你了解我的心思。”

我点点头道：“明白了，如果你不愿意出手，没人能逼你。”

父亲厉声道：“何壮，何金在哪里？”

阴阳书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说话，对我道：“但是适当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既然我不希望被血族人打扰，当然就要有人替我挡住这些肮脏的生命，这就是我找到你的目的。”

何金这么说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他阴森小巷的一员，如此重大的抉择我当然不会轻易答应。正犹豫间，父亲沉声道：“何壮，阴阳书生是个极度危险的怪物，他亲手杀死了你的母亲，就是因为她不愿意成为阴山王，他肯定也会这么要求你，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但是如果他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成功的。”

何金脸呼的一转，又恢复成人的模样，他不屑地笑道：“你想好给我答案，何龙生确实是你父亲不假，但我也是你的亲人，没人会害你，但是你得清楚谁能给你带来无上的权力，你是我的后人，也就是未来的鬼王，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神仙，天上地下我为王尊，我让一个人人生他就生，我让一个人死他就得死，即便强大如血族魔王，也曾经被我彻底击败过，天下之大，大不过我，你应该可以算清楚这笔账。”

说完这句话，阴阳书生转身走到我父亲面前，而父亲似乎立刻察觉到了异常，警惕地举起手中古剑。但阴阳书生并没有做出下一步行动，刷的一声消失不见了。

我暗中舒了口气道：“他已经走了。”

父亲表情大变道：“刚才他确实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道：“他就在我身边，难道要我告诉你他的方位，然后你来杀他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的话、做的事都有些莫名其妙，让人无法理解。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给过我一丝印象，见面就是一副说教的样子，让我心里实在有些难以接受。

父亲道：“现在他在何处？”

我道：“他消失了，这里就是鬼王墓，你们找他这么久，却根本就是错误的方向、错误的地点。”

父亲叹了口气，表情极度失望，团长诸人面面相觑，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大步走到我面前道：“你得跟我走。”团长道：“这点值得商榷，何壮还有他的使命。”

父亲顿时怒容满面道：“你是什么人，敢和我作对？”

团长道：“我是何壮单位领导，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在一起生活，他也很遵守相关制度，属于自己的任务从来都认真对待。”

父亲满脸不耐烦地道：“没空听你在这儿汇报成绩，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带走他，你有意见吗？”

我抢在团长之前道：“我不能和你走，事情没有办完前，我是不会离开大家的。”

父亲道：“我来这里不是和你讨价还价，我是要让你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和义务。”

我再也忍受不了，大声道：“你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就要求我这个那个，你不觉得人都需要沟通的吗？不经任何过程，上来就进行家长式的说教，可是你根本没有尽过家长的义务！”

父亲被我说得顿时语塞，他张大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团长见状，打圆场道：“何壮，对你的父亲必须有足够的尊重，很多事情肯定会有隐情，我觉得需要主动沟通的应该不是你，而非你的父亲，长辈都是需要足够的尊重，你身为儿子，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我道：“这些话我本来不想说，那是他逼我说的。我没错，说的都是实话。”

团长道：“够了，何壮！这么多年的组织教育，最起码对于自己父亲的尊重你应该做到，我觉得你应该对你父亲作一次诚恳的道歉。”

父亲上前一把将团长推得跌倒在地，道：“你是谁啊，屁话一大堆，儿子你今天必须和我走，这件事没有商量！”

说罢上来抓住我一条胳膊就朝外走去，龙鳞带着人拦在他面前，刚要说话，父亲大喝一声，只听刷刷数声破空响动，龙鳞众人手中的兵刃全部脱手而出，插在雪地中。这下技压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我也多少有些佩服他这手功夫。看来找阴阳书生晦气，他还是有底气的，绝不只是一心惦记着送死而已。

父亲沉声道：“看在孩子的分上，我对你们已经足够忍让，请别再逼我，否则你们这些人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如果他们再坚持阻拦我的父亲，后果难以预料，我道：“既然几十年后又和我的父亲再见，总归有些话要说，有事情要聊，你们就别阻拦了，等这边结束，我再去找你们。”听我这么说，他们没再进一步行动，父亲则满脸怒色地看了他们一眼，和我一前一后地朝树林外走去。

就这么无奈地和团长暂别。不过以我父亲的本领来看，一般的血族生物应该奈何不了他，血刃刀相对比较安全。二人一路无语，不知走了多远，父亲道：“看得出你还在怪我！”

我道：“没有，说实话，我心里对你根本没有任何概念。”

父亲语气顿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道：“这对我不公平，你是我的骨血，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放弃你，一切都是被逼无奈的。阴阳书生想尽办法阻挠我和你母亲在一起，你以为今天的一切都是我想要的吗？”

父亲的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我心里一软，道：“可是这么多年我并不缺少父亲的爱。”

我的话也不是借口，从小养父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工作后虽然伴随养父的时日不多，但团长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直到后来这些事情发生，虽然每次情况都很危急，但总有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拉我一把。这一切都冲淡了父亲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因为我总是可以有一个依靠。

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道：“这么多年，你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找我的，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

父亲道：“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我被死死地困在阴山，阴阳书生一直想杀掉我，要不是阴山王暗中保护，这辈子我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了。”

我吃了一惊道：“阴山王会保护你？可是我听何抗天说母亲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父亲道：“那个人绝对是阴阳书生的走狗，栽赃陷害给王爷的，这种人的话你也能相信？”

我道：“可是他保护了我和母亲，你知道吗？”

父亲表情变得极度痛苦，过了很久才道：“你母亲是阴阳书生亲手杀死的，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机会为她报仇，这让我羞愧欲死。”

我道：“你不是真的想杀死阴阳书生吧？”

父亲坚定地道：“杀死阴阳书生，是我一生的目标，而且我必须做到这件事情！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敢与他为敌的人，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我道：“虽然我不应该反驳你的观点，但阴阳书生岂是你杀死的？”

父亲道：“不知道，但我必须杀死他，否则他就得杀死我。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我叹了口气道：“我已经失去了母亲，不想再失去父亲。”

父亲走在我的前面，此时停住了脚步，过了很久才道：“你很幸运，这么多年虽然没在我们身边，但很多人都给了你爱！这是唯一能让我心安的理由。我希望补偿你，但你已经长大，很多事情都无法弥补了。”

我道：“虽然你无法补偿，但是你是我父亲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我不希望你去对付阴阳书生，无论如何你只是人，而他根本不是人。”

父亲道：“谁说阴阳书生不是人？他只是一个获得永生的老妖怪，但仍旧可以被杀死，阴森小巷里最大的秘密就是杀死阴阳书生的秘法，他知道我已经获得了这个秘法，所以根本不敢和我照面。”

父亲居然是一个追杀阴阳书生的杀手！这个身份实在太奇特了，可刺杀鬼王的方法是否真的可靠，我非常怀疑，便劝他道：“阴阳书生不和你照面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不能说明他就是怕你，这种对手是需要全身心投入对付的，来不得半点大意，更别说轻视了。”

第二章 阴阳书生的死敌（二）

父亲似乎很满意地“嗯”了一声道：“你比我想象的要成熟得多，我放心了。不过对于阴阳书生，除非我死了，否则这一辈子他都别想安生！”

我道：“从咱俩见面到现在，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复仇和愤怒，为什么不说说妈妈呢？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们当初到底为什么会在一起？我想知道的是家里人的一切，而不是你将如何杀死阴阳书生。”

父亲深深吸了口气，身子挺直如标枪一般一动不动，很久才道：“我和你母亲的相识根本就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但却是我一生中根本无法磨灭的记忆。这种感觉持续了很多年，我爱了她整整一辈子，虽然她人已经不在，可我依然不能忘记。或许不该告诉你，因为怕你觉得丢脸，我是一个阴童，也就是说你是一个阴童的后代。”

对于这个说法，我大吃一惊，倒不是因为我的出身，而是我的父亲居然会是一个阴童。可阴童首先是无法长大的，而且不具备人类的感情，这几点在我父亲身上都没有得到体现，他就像是一个正常的人，难道阴童也可以改变吗？

父亲声音低沉继续道：“你的母亲从小就喜欢和阴童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她并不讨厌我们这些遭父母出卖、非人非鬼的小孩，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十几年，本来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爱上我，但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很快我就解除了阴童的诅咒，和她一起成长，最终走到了一起，接着就有了你。”

我道：“那时你们一定非常幸福吧！”

父亲苦笑了一声道：“天下还有比我更幸运的人吗！当时我也是这么理解，不过很快，美梦就被打破了。阴阳书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要你母亲亲手杀了我，你的母亲当然不会同意了，不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还因为当时已经有了你——我们生命的延续，事情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恶化。多亏了当时已经当上阴山王的表弟，也就是你的表舅，他帮助你的母亲逃走，而我留在了阴森小巷等待老妖怪的惩罚。我们虽然不愿意分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后来关于你们母子的一切消息我都不知道了，而老妖怪始终没有露面。开始我以为这一切就这么平静地度过了，没想到一问就得到了你母亲的死讯，本来我以为你也遭到了毒手，万念俱灰就准备自杀，没想到得到了一个神秘人的帮助，他传我秘法，让我掌握了杀死阴阳书生的办法。我在长白山鬼王墓待了近二十年，就是为了寻找他，没想到居然让我碰到了你，总算是老天开眼，就算死我也无悔了。”

我心里一阵阵地难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父母遭遇如此悲惨，而父亲居然又是个阴童！不过通过父亲的描述，我又发现了几个值得思索的疑点。首先，解除我父亲诅咒的人是谁？其次，父亲嘴里的阴山王和何抗天所说的根本就是两个人，我该听谁的？最后，帮助我父亲修炼秘法的神秘人是谁？具备这种本领的不会是普通人，因为没有通天本领的人是不会动念头刺杀阴阳书生的！难道这世上除了阴阳书生，还有一个超群绝伦者存在？这些疑问都需要得到答案，因为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有很深的隐情。

虽然心里难过，但我的思维却还算正常。父亲道：“现在我更加没有遗憾，只有杀死阴阳书生为你母亲复仇，我才能安心。”

我觉得父亲这个念头实在有些疯狂，杀阴阳书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算他是人也是一样，便劝道：“你能不能放弃这个念头，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父亲道：“你不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怪你，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这是给我自己也是给你母亲的一个交代。”

我知道像父亲这种性格的人，劝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他似乎有些太执著了。父亲似乎

看出我心情有些沉重，安慰我道：“你放心，我也不会做蠢事的，想杀阴阳书生难于登天，我不会贸然出手的。”

我有些不以为然，刚才树林里父亲表现得非常莽撞，如果阴阳书生真的想杀他，只怕地府里现在已经又多了一个枉死鬼，之后我们没有耽搁，继续朝外走去，我问道：“你有什么计划吗？眼前要做哪件事情？”

父亲摇摇头道：“我在这里二十多年，真的压根没有想过该做什么事情。”

我有些惊愕道：“没什么事，你着急忙慌地带我走干什么？”

父亲道：“我不想和那些人再多待一分钟，否则我肯定要杀了他们。”

父亲的思维似乎有些混乱，不知道是他本性如此，还是因为受到了刺激而导致的，总之我和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话题可聊。我们默默地走在宽阔的山路上，没多久忽然看到了几个游客，看来距离人群所在是越来越近了。不过第一眼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那几个“游客”看来实在眼熟，虽然他们戴着宽大的鸭舌帽和墨镜，从身材上看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严童丽四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按理说他们应该认为我死了才对。

只见他们和我们渐渐接近，父亲没有丝毫意识到潜在的对手出现，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判断他们出现的真实目的。就在双方接近后的一瞬间，铁伟峰以极快的速度插到了我和父亲之间的空当，父亲立刻警觉地转过身子，还没见他手动，剑已经在他手上，按理说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可老李比他行动要早，在铁伟峰行动之前他就已经伸手紧紧抱住了父亲。他身体随即流光溢彩，逐渐透明，表情也紧张起来，可见我父亲的力道确实非常强劲。

这次行动非常成功，虽然只有简单的两步，首先铁伟峰吸引他的注意，接着老李动手限制我父亲的行动，严童丽走到我父亲面前道：“何叔叔，您不用多心，我们都是何壮的朋友，只是担心您不接受我们，所以用了特别的手段。如果您觉得咱们可以平静地聊会几天，我立刻给您赔罪。”

听她这么说，父亲停止了和老李的一番较劲，虽然老李很吃力，但作为异能人，他确实比后天修炼的父亲更有力量，父亲看了我一眼道：“让你的朋友放手，我不会乱来的。”

严童丽立刻做了个手势，老李松开了手，但三人仍将父亲围在当中，一旁是杨成龙和他媳妇蓝莓。父亲对我的表情似乎非常失望，我知道他其实是想与我相处一段时间，可我也想不通他们如何会出现在长白山，难道是团长通知的？

严童丽道：“请您原谅我们的鲁莽，当我们知道何壮与您相见，其实很为他感到高兴，至亲相认，骨肉相逢，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点更重要的？”

听了这话，父亲的情绪明显放松下来，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严童丽道：“我们都是何壮的朋友，这次来是为了帮助他安全下山的，这里的情况您应该知道，不是我们瞎说，确实非常危险。但是没想到居然能遇到您，早知道有您在何壮的身边，我们也不用来了。”

父亲点点头道：“你们来也是对的，是对孩子负责任。”

两人越聊越投机，我都佩服严童丽几句话就打动了父亲，她随即话锋一转道：“按理说今天是您二位相认的好日子，我们不应该造次，但很多事情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拖沓了，我想您也应该理解我们此时的感受。”

父亲皱眉道：“你们找壮儿究竟为了什么，大大方方地告诉我吧！”

严童丽道：“我们找他就是希望他能办到一件事情。”

不等严童丽说下去，父亲脸上顿时罩了一层严霜道：“是和阴阳书生有关吧？”

严童丽没有隐瞒，点头道：“是的，眼下圣战硝烟已起，人类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血族人的入侵。”

父亲道：“那么，你是否知道我这一生最终要刺杀的人就是阴阳书生呢？”

严童丽道：“现在不是和您谈私怨的时候，就算您真有本事杀死他，我们也不会同意的。”

父亲脸色顿时大变，刚才积累起来的一点好感瞬间消失无踪，他厉声道：“你敢阻拦我做这件事？”

严童丽道：“不是阻拦，是希望您以大局为重，或许人类的希望就在阴阳书生手中。”

父亲道：“他只是一个浑蛋，你们寄希望于这种人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逐渐融洽的气氛瞬间消失无踪，两方人又变得剑拔弩张，我忍不住道：“现在为了这件事吵嘴值得吗？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难不成阴阳书生没事，你们先打个半死？”

老李沉声道：“何壮说得对，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情弄明白。”

父亲满脸怒色道：“没什么需要弄清楚的，壮儿，今天你必须跟我走。”

铁伟峰冷冷地道：“我们够给你面子了，别逼人太甚。”

父亲不再说话，整个人又显得紧绷起来，手中的长剑微微颤动，发出嗡嗡的声响，铁伟峰的头已经变成了豹子形状，我急得就差要报警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成龙道：“我可以断定阴阳书生不会死，所以何叔叔的期望可能要落空。”

父亲不屑地道：“你是谁？凭什么说这种话，难不成你能未卜先知？”

我道：“他真的是个先知，很多事情是能预知的。”

杨成龙平静地道：“您将在十年后得到最后十二章残片，是阴阳书生给您的，到那时你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杀死他了。”

父亲脸色大变道：“您是如何知道地书残片的确切篇幅的？”

杨成龙道：“如果你相信就等十年，十年时间对于你们这些修炼者来说并不算很长，阴阳书生有很多您所不了解的地方，想杀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父亲犹豫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道：“虽然我不知道你说得对错，但是我有点相信你可以预知未来的一些事情了。”

杨成龙点点头道：“何叔叔，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敌人，只是你自己很难放下而已。”

父亲似乎很难过，他摇摇头道：“我一闭上眼睛就是妻子和孩子的模样，多少年了，还如第一次看见她那样深刻。造成这一切的就是阴阳书生这个屠夫，我不可能原谅他，这辈子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第三章 特工任务（一）

父亲态度过于坚决，杨成龙多聪明的人，看样子就知道不可能再劝他了。当下口风一转道：“如果您真的想报仇，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毕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前阴阳书生仍旧是手眼通天的人物，暂避锋芒，厚积薄发，这是最适合自己的路，您看呢？”

父亲沉思良久，终于点点头道：“小子，这辈子我没服过人，你算第一个吧，我不可能按照你的话去做事，但我觉得确实不该太鲁莽，而且……”说到这里，他看了我一眼道：“我也不该让自己的孩子两头为难。”

铁伟峰身体渐渐恢复正常，严童丽也松了口气道：“您能这么想，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谢谢您的深明大义。”

父亲哈哈大笑道：“拍我马屁说什么都行，千万别说深明大义，我是一个阴童，只知小义而已。行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算到位了，不过小子，你说阴阳书生十年后会在地书残片给我，有根据吗？”

杨成龙道：“我可以看见未来，这就是根据，当然也不能说就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我确实看到了这一幕。”

父亲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走到我的面前道：“你很好，自己能力很强，周围的朋友也都很棒！”

我一愣，点点头道：“是的，大家在一起共事很多年了。”

父亲道：“看来有没有我，对你而言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我就不做那个拖累你的油瓶了。”

我没想到父亲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无论如何他是我的父亲。我不可能嫌弃他，可回头想想之前心里的一些活动，确实多少有些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可听了这句话，心里却多少有些难过，毕竟他是我的父亲，骨肉至亲，我身上流淌着和他一样的血液，可是他却知道我嫌弃他，此时他心里一定非常难受。

我口气也软了些，道：“我是你的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能见到你，其实我非常高兴。”

一听这话我父亲苍白的脸似乎都有了血色，他甚至有些口吃地道：“我……我……你……我没有白惦记你一场。”

严童丽他们转身就要走远点，给我们一个谈心的空间。我道：“大家都别走了，这是我的父亲，你们也该认识一下。”说罢将他们一一介绍给父亲，父亲努力做出一副客气的表情，和每一个人打了招呼，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只觉得冰冷梆硬，这不是属于人类的手。我心里突然难过异常，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不过还是忍住了。

父亲很满足地笑道：“我没在这里白耽误二十年，见到了儿子和他的朋友，这辈子虽然被家人抛弃做了阴童，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家人，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壮儿，你好好做事，记住无论有多难的事情，父亲都替你扛住。”

我点点头道：“知道了，但是，但是我真的要做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你能照顾好自己，我们总有团聚的那一天。”

父亲哈哈笑道：“要是再能看见自己的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脸上一红道：“但愿吧，肯定会有有的。”想到阿雪心里又是一阵甜蜜。

严童丽小声对我道：“有事情需要你去做，你看是不是能走了。”

没等我说话，父亲道：“男人事业第一，壮儿，去做你的事情吧，我这里不用你操心。”

我想了想道：“那我走了，你儿媳妇已经怀有孩子了，当爷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到时

候我该如何找到你？”

父亲一听这个消息，当场嘴都乐得合不拢了，道：“你放心，只要你们心里有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和你们在一起。”说罢这句话，他魔怔似的哈哈大笑，朝相反的方向而去，丝毫不理会我大声喊叫着对他的挽留。

铁伟峰怔怔地看着我父亲背影很久才道：“你确定他是一个阴童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异常难过，叹了口气道：“不管他是谁，他都是我的生身父亲。”

严童丽道：“是啊，父子之情是天地间最原始的亲情，如今你们相认，对他对你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将来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珍惜它。”

我摇摇头道：“没有机会了！”说完这句话，我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严童丽有些诧异地道：“为什么这么说？只要人还在，总有相聚的一天。”

杨成龙摇摇头走到我身边道：“他们注定不会再相聚，我不想说好听话安慰罗哥，我只想说句实话。”

蓝莓也走到我身边，递给了我一张餐巾纸，我接过捂住眼睛，眼泪却流得更加厉害，干脆号啕大哭吧！也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几个人都默不做声等我哭痛快了，铁伟峰点了支烟递给我道：“别以为只有你自己最委屈，我和你也差不多，从小没爹没妈，是校长把我养大的。你至少还能在梦里、在现实里看到自己的父母，我连张照片都没有。”

我抓了一把雪，将满脸的鼻涕眼泪擦干净道：“我也不想这样丢人，但控制不住了。”

杨成龙将我拉起来道：“这没什么丢人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你现在的心境，我们都能理解，放心，没人笑话你。”

发泄过后我觉得舒服多了，道：“谢谢你们的理解，不过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严童丽道：“团长早将信息传达给了我们，十天前咱们就到这里了。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第一次是因为一群黑巫师，不过这些人看来都走光了。”

我摇摇头道：“不是走了，而是死了，他们全部被人给杀了。”

严童丽有些吃惊道：“这些人都快成精怪了，还有人能杀得了他们？”

我道：“杀他们的是早成精怪的人。”说罢我将在长白山所见所闻详细说了一遍，只听得他们目瞪口呆。

铁伟峰道：“陈哥可没说得这么详细，没想到鬼王墓居然在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道：“鬼王墓并没有真假之分，阴阳书生根本就是游走在生死界的人，他建墓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存放自己的遗体，因为他没有遗体，仅仅是象征他已死亡的人性。所以如果有人指望破坏他的墓地，逼他现身，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严童丽沉吟半晌，道：“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计划，也没有想到会有人用这种方法。我一直认为对付血族入侵是所有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的，而不是单靠一个阴阳书生。”

我道：“要是人人都和你一样有个性就天下太平了。”

铁伟峰道：“现在不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严童丽道：“执行原定计划。”

正要走，我道：“先等等，和你们走之前我有句话要说。”

严童丽道：“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帮助你完成，绝对不会装糊涂。”

我道：“要求很简单，之前你们曾经抛弃过我一次，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再次发生。”

严童丽干脆地道：“你放心，我用个人荣誉向你保证，绝对不会发生类似事件，而且并不是只有你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所以科研小组研发了一个身份识别器，这个识别器是唯一的，每当其中一个释放出信号，另外几个都可以接收到电子信息，假如我们当中再有人被冒充，对方可以冒充人，却不能冒充识别器，到时候只要轻轻点一下按钮……”严童丽说到这里将一个手表拿出来，将功能详细演示了一遍。

我舒了口气道：“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我们就不用担心再被不相干的人插进来了。”

铁伟峰走到严童丽身边道：“处长，能不能透露一下后面咱们的任务呢？你可瞒了我一路了。”

严童丽表情严肃地道：“铁伟峰，我警告你，打听行动计划是违法行为，你明白自己现在正在犯罪吗？”

铁伟峰连连摆手退到一边道：“我怕了你，还没说啥呢，大帽子先扣上了。”

严童丽道：“大家准备一下，从原路退回。”

我道：“还有团长呢？他不和我们一道吗？”

严童丽犹豫了一会儿道：“他另外有事，咱们现在是一个行动小组。”

我也没有多想，一行人朝山下退去，路上我悄声问杨成龙道：“校长呢？他人究竟在哪儿？”

杨成龙道：“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他的下落，但至今校长没有露面。”

铁伟峰凑到我们身边道：“你们两个小子该去问问严大姐咱们下一步的任务了，我问她，她死都不肯张嘴，但我知道肯定有内情。”

杨成龙道：“要问你自己去问，我们可不触这个霉头。”

铁伟峰道：“你小子越来越老奸巨猾了，知道要向领导靠拢，是吗？”

杨成龙道：“铁哥，你别小心眼，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情，不信你问蓝莓。”

严童丽道：“铁伟峰，你有正事没有？别以为嗓门小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铁伟峰对她的背影做了个鬼脸，道：“我和罗子多日未见，聊聊人生，没犯错误吧？”

严童丽道：“少和我来这套，做好你眼前的工作吧，我不需要暗地里打听领导意图的下属。”

铁伟峰大声道：“是，保证完成任务。”悻悻地朝前走去，很快超过众人当先而行。

杨成龙笑道：“他还是那个臭脾气，不过校长现在下落不明，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打击，我个人估计可能是血族人做的这一切，毕竟他是异能人协会的主席，如果他不在，联合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异能人会有困难。”

我道：“可是至尊家族已经来到中国了，你没听说？”

杨成龙有些吃惊道：“至尊家族全来齐了？”

我道：“就住在严姐家，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第四章 特工任务（二）

严童丽道：“没错，我听老三说这件事了，瑞典的水晶王子，挪威的冰雪皇后，还有超级妖兽，唯独缺的就是白骨真人了。”

老李道：“丽子，你是大家族的人，白骨真人这块从来只是听说，没见过真人，是否真的存在呢？”

严童丽道：“当然存在了，我对他们是非常了解的，白骨真人和我们的问题就像邪将和天灵族的问题，圣战时大家同心抗敌，但战争一旦结束，互相间又打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个家族的长老就是死在白骨真人手上，这个仇往大了说是不共戴天的。”

老李道：“如果真这么严重，方伦春应该很难在异能学院里生存。”

严童丽道：“他最后确实离开异能学院了，当然我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可我总觉得似乎和我们家族有关系，白骨真人一代到了如今势力衰微，已经不足一提了，这样也好，我可不想世代就这么打下去。”

老李道：“这话也是实话，就算校长也无权过问至尊家族间的矛盾，放老方走人可能是无奈的一种选择。”

铁伟峰道：“别胡扯，校长不会向权贵势力低头的，这么说你连我们都一起侮辱了。”

老李道：“你别总搞那种盲目崇拜，我跟校长的时间比你长得多，论心我不会比你差到哪儿。”

严童丽道：“好了，这事的讨论到此为止，其实我不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极其隐秘的，所以铁伟峰，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大嘴巴。”

铁伟峰道：“知道了，就算你不威胁我，我也不会多嘴的。”

嘻嘻哈哈中我们下了山，铁伟峰将车开了过来，是一辆丰田大霸王，七人座的商务车，严童丽道：“这是我今年生日父亲给我的礼物，属于私人物品，铁伟峰，你最好开车仔细点。”

铁伟峰道：“这一路过来你不都看在眼里，放心吧。”

上了车，铁伟峰稳稳启动，一路平稳地驶出，路上严童丽道：“罗欢，听说你做了很多奇怪的梦，这事和噩梦骑士有关系吗？”

我道：“严姐也知道噩梦骑士吗？他们到底属于哪一方呢？我到现在都不清楚这个问题。”

严童丽道：“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家族特殊之处了，很多情况我们都比别的势力要早知道。噩梦骑士属于血族高等级战士，这是毋庸置疑的，何抗天遭地府势力和天灵族两方追杀，加入血族也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他从内心里并不愿意帮助这些血腥生物做事，而且他的目的也很简单，报仇杀了阴山王而已，我们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让你知道那么多的内幕，包括早期圣战的一些信息，我希望你能把这些信息整理一下，或许其中有某些线索存在。”

说罢给了我一张纸，我将记在脑子里的种种情状详细写下来交给了严童丽，她仔细看了看递给杨成龙道：“你看呢？”

杨成龙看完后皱眉想了很久才道：“有些话不能乱说，给我点时间吧。”

我道：“我觉得这些梦其实没有太直接的意义，而且有些乱。”

杨成龙摇摇头道：“仔细看其实都有关联，难道你真的一点都没看出来？”

我奇道：“能看出来什么？一个不挨着一个的！”

杨成龙道：“都是和你这个家族有联系的，而且有一个情况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何金与孔雀灵王，还有秋家几个人会面那场梦，这两个家族都是天灵族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

我道：“这不是秘密，所有人都知道阴阳书生曾经是圣战的主力，后来才背叛出去，有

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难道你们不知道？”

杨成龙摇摇头道：“天灵族是个很神秘的民族，至今有很多谜题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或许何抗天试图向你透露一些惊天秘闻也说不定。”

我道：“我和他一起相处了很长时间，如果真有秘密需要告诉我，何必多此一举，直接说不就结了？”

严童丽道：“两回事，有的话是不能当面说的，这个世界根本没有隐秘的地方，甚至连空气都有可能出卖你，但梦境就不一样了，除了他没人能进入你的梦境。”

我道：“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可得把他放出来了，何抗天现在被关在天池下的鬼王墓里。”

严童丽道：“这事团长已经告诉我了，不过何抗天已经出了鬼王墓，那种地方根本无法困住一个噩梦骑士。”

我咂舌道：“亏得走人了，何抗天甚至想杀死我们！”

铁伟峰哼了一声道：“有我们在，借他三只手都没门。”

严童丽道：“我再重申一遍自己的观点，血族的高等级战士是非常可怕的，大家一定不能轻敌。”

铁伟峰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怕根本没用。”

严童丽脸上顿时罩了一层严霜道：“铁伟峰，我警告你，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蓝莓笑道：“是啊，铁哥，严姐可是关心你才说的，你要知道好歹。”

严童丽脸上一红，装做没听见，铁伟峰则哈哈傻笑了几声，道：“我知道了。”

气氛顿时轻松，车子很快上了高速，天色渐渐暗下来，铁伟峰刚打开车灯就看见不远的地方蹲着一头身材雄壮的白毛狼王，它浑身有数不清的伤疤，一看就是身经百战了，可这里是不可能有的。严童丽道：“小心点，这事儿有古怪。”

铁伟峰减慢了车速，狼也没有躲避的意思，蹲在地上望着我们，到了跟前，铁伟峰打方向盘从它身边绕过，可是车子开出去没多久，只听车“咚”的一声，铁伟峰道：“妈的，那东西上车顶了。”

说罢一脚刹车踩下，严童丽拉住他道：“你干吗？”

铁伟峰道：“还能干吗？下去赶它走呗，还怕一个畜生吗？”

严童丽道：“我看它未必是个畜生，开你的车吧，只要没下一步动作，就让它车顶待一会儿又能怎样？”

铁伟峰没说什么，继续开车向前。一直到了深夜，我昏昏欲睡，那匹狼还在车顶上待着，当时的天气已经有些微凉，夜晚更是如此，不知道它会不会冻僵。正在半梦半醒之间，车子震了一下，我立刻被惊醒，原来是铁伟峰正开进加油站准备加油。可是那些员工一看见我们的车，都毫不犹豫地放下各自的工作，跑进了油站的便利店，将门关了起来。所幸此时是半夜，没有别的车辆在此，看来那匹狼还在上面待着。

停车后，铁伟峰、严童丽一起下车，接着车子一晃那匹狼也跳下了车顶。我摇下车窗，只见严童丽蹲在狼的面前，与狼四目相对。她道：“你是谁？找到我们为什么？”

白狼在严童丽身边绕了一圈，忽然张嘴说话了，道：“你们就是异能特工？”

看来严童丽早就料到了它不是一头普通的狼，她回答道：“没错，那么你是……”

白狼道：“我叫郝天森，你应该听说过我吧？”

严童丽神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道：“您是郝先生？真没想到您会在这里露面，什么情况让您找到了我们？”

郝天森道：“必须找到你们，因为最近怪事情很多，我的几位雇主希望能将这些事情调查清楚。可我知道凭我是无法完成这些任务的，所以必须找到你们，我等了你们很久，今天总算见到几位了。闻名不如见面，都是精明强干的人，校长的眼光真的非常独到。”

严童丽道：“您客气了，我们只是按照校长的吩咐办事情罢了，可是至尊家族的人都已

经来到这里，难道他们还心存顾忌？”

郝天森道：“大人物心里所想的事情我们不可能知道，我要做的就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获得属于自己的财富。”

铁伟峰道：“你找我们没用，大家路子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帮你，你也帮不上我们。”

郝天森道：“未必，其实我们有合作的必要，我所要调查的事情，或许也正是你们在调查的，一个好汉三个帮，铁兄觉得呢？”

严童丽道：“两个外国人既然来了，肯定是收到了消息，我相信这一切肯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如果郝先生能够施以援手，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

郝天森点头道：“那真得感谢你了，请放心，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

铁伟峰道：“没做事之前就别吹牛。”

严童丽道：“铁伟峰，请你管好自己的嘴巴。”

郝天森呵呵笑道：“没关系，铁哥的风格我早已久仰，性情中人大体如此，能够理解。”

说罢蹿上了车子，接着身子开始变化，没一会儿成了一个人形。这是个异常英俊的男人，大约四十岁的年纪，身穿一身得体的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型，不过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从他的形态分析，他身上的疤痕也一定非常多，真不知道这是一个经历过怎样事情的男人，总之刚一露面就透着一股神秘感。

他很有风度地和车里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只有铁伟峰不理他。我心里暗笑，加过油，严童丽上了车，正好坐在郝天森身旁，道：“走吧。”

铁伟峰点了支烟道：“上哪儿，老板？”

严童丽道：“你态度端正点，现在可是办案时期，你当这是开玩笑吗？”

郝天森道：“这次工作还需要严处长大力支持，我想有机会咱们应该仔细交流一下各自手上掌握的资料。”

严童丽道：“可以，这是应当的。”

只听刹车皮一阵尖厉的响动，车子瞬间朝前蹿去，以超过一百二十迈的速度重新上路了。

第五章 特殊顾问

看来铁哥是吃醋了，我暗中感到好笑，杨成龙和蓝莓也在暗中挤眉弄眼。郝天森是那种对女人有致命诱惑力的男人，英俊、成熟、潇洒、风度，他一样不缺，甚至那条恰到好处的疤痕都给他增添了一丝残忍的魅惑。

他恰到好处地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后微靠，一看就是常出没高级社交场合的专有坐姿。他微笑道：“严小姐，对你们家族是久仰了，可惜一直没有机会接触，今天能有幸坐在您的身边，实在是无上的荣耀。”

铁伟峰冷冷地道：“能坐在我车上，还是你更大的荣耀呢！我开车最烦人说话了，不想打架的话就把嘴闭上。”

蓝莓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接着狠狠打了杨成龙一下，道：“你干吗没事挠人痒痒肉？”

郝天森也没和铁伟峰一般见识，仍是保持着特有的笑容却不再说话了，严童丽则一如既往地严肃道：“听说你是专门替瑞典人做顾问，事实呢？”

郝天森看了铁伟峰一眼道：“我是否该回答您的问题？”

严童丽道：“你别理他，回答我的问题就成。”

郝天森这才道：“确实如此，我替密斯男爵家族做顾问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不光是我，在中国，他的雇员大约有十七个，因为密斯男爵有大量的资产和生意在中国进行，所以顾问团的人数是庞大的。”

严童丽道：“你是中国方面的负责人？”

郝天森有些狡黠地笑道：“我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任命。”

严童丽道：“如果我没有统计错误，密斯男爵在中国的顾问团是人数最多的，这是为什么？”

郝天森道：“这是因为除了瑞典和挪威，中国是他的第三故乡，他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

铁伟峰道：“他对中国人的财富有特殊的感情吧？”

不等严童丽说话，郝天森道：“也可以这么认为，世上绝大部分人对财富和权力天生就有追逐的欲望，何况男爵和男爵夫人这种身份特殊的显贵呢，他们的能力远超于地球上绝大部分人类，自然有更高的期许和要求。”

一句话说得铁伟峰哑口无言，严童丽道：“除了财富和权力，没有其余的因素了？”

郝天森道：“我不明白您指的是哪方面？”

严童丽道：“异能人里流传过这样一句话……”郝天森笑道：“请原谅我无理地打断您的提问，但是那种说法毫无根据，更没有证据，您是有身份的人，有些话我想说了并不太合适。”

严童丽道：“你是指我至尊家族的身份？正是因为有这个身份在，所以我必须得把话问清楚，这也是对我的家族负责。”

郝天森道：“那我只能抱歉地回答您，我不知道。”

铁伟峰叼着香烟道：“你们在说什么谜语，听得我一头雾水。”

郝天森彬彬有礼地回答道：“严小姐想问的是关于密斯男爵称霸世界野心的谣传，我相信这是个谣传，以他的权力现在已经足够大了，为什么非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呢？这不是一个聪明人的做法，而密斯男爵据我了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严童丽道：“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密斯男爵和冰雪皇后已经成婚，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异能家族，其实力远远超过另外两个，没了顾忌的人是最可怕的。”

郝天森道：“或许他们这次拜访贵宅，就是希望说清楚一些真相呢，没人希望给自己找麻烦。”

老李道：“其实至尊家族说是四族，只有三族存在，白骨真人早就日落西山，这种不平衡是极其可怕的。”

老李说话向来不多，但这句话一语切中要害，郝天森道：“不公平的事情本来就是组成人类的一部分，谁也不可能避免，但谁也不能枉猜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说得对吗？”

严童丽想了一会儿点点头道：“算你说得有道理。”之后转头望向车外没再说话，我注意到郝天森有意无意地瞟了她几眼，似乎有些色迷迷的，这让我对他的印象瞬间逆转，过了一会儿铁伟峰道：“喂，姓郝的，你会不会开车？”

郝天森笑道：“当然会了。”

铁伟峰道：“那你开会儿，我想睡觉了。”

说罢在高速公路上一脚刹车，严童丽道：“铁伟峰，你是不是疯了？”

铁伟峰道：“没错。”说罢下车，进了副驾驶，郝天森做了个无奈的姿势，重新驱动车辆向前而去。铁伟峰头枕在双手上，道：“像你们这样整天油头粉面在外骗吃骗喝的人也不容易，累不累啊？”

严童丽道：“铁伟峰，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郝天森语调平静地道：“没关系，其实我本身确实受到了很多同胞的歧视，甚至有人说我是汉奸。其实我只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大前提下给自己找了一个谋生手段而已。虽然老板是外国人，但我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良心和原则，当然他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过分的要求。”

铁伟峰冷笑道：“这就叫冠冕堂皇。”

连我都担心两人可能就要打成一团，但郝天森的忍耐力真不是一般人可比，到这份上居然都没有翻脸。倒是严童丽气得够戗，可又不好彻底发作，老李都看不过去了，道：“铁子，少说两句吧，人家在开车呢！让人集中注意力，成吗？”

铁伟峰道：“咱们这种人开车还用脑子吗？再说，很多事情不问清楚能在一起共事吗？”

严童丽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这是问事情吗？这是在挑衅。”

郝天森道：“正常交流，不至于如此严重，都平常心对待吧。”

铁伟峰压低嗓门道：“就你丫一个好人。”

虽然声音不高，但所有人都能听见，老李忍不住拍了拍铁伟峰脑袋道：“你小子干吗呢？抽风了？”

还没等铁伟峰说话，郝天森手机响了，他拿出电话说了两句，便递给严童丽道：“找你的。”

严童丽有些诧异地接过手机，铁伟峰立刻转过脑袋，恨不得能钻进电话里，只听严童丽“嗯”了几声挂机，铁伟峰道：“谁打给你的，怎么会打在他的手机上？”

严童丽道：“我们上山前，手机都关机了，没想起来开机。是我父亲打来的，需要向你解释吗？”

其实她这句话已经把来龙去脉做了完全的解释，这说明严童丽还是担心铁伟峰误会她，我心里暗暗好笑。铁伟峰这才满意地转过身子继续靠在副驾驶座位上。郝天森这时发话了道：“铁先生，听说现在异能界准备出台法律将我们归属为变异人，你怎么看待这个提案？”

铁伟峰哼了一声道：“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这个法案的出台与否与我不会有任何关系，我只会认为自己是个人，其余的各种认证都是狗屁。”

郝天森连连点头道：“铁先生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了，其实这部法律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大家都是同胞、同类，何必有这么多的说法。”

铁伟峰没有说话，打开车窗一股冷风扑入车内。杨成龙道：“铁哥车里可有女士，你得顾忌点别人的感受。”

铁伟峰道：“你小子就知道心疼媳妇，没出息的料。”

蓝莓道：“铁哥，你别现在嘴硬，迟早有一天被人治。”

铁伟峰道：“借她两胆！”

蓝莓捂着嘴指着严童丽一阵偷乐，我也忍不住笑了。就在铁伟峰准备关起车窗，郝天森表情突变，昂起头吸了两口气道：“有些不对劲，大家可得小心了。”

狼的嗅觉是最敏锐的，我们立刻警惕起来，铁伟峰从背椅上挺直了身板，朝外仔细打量着，过了一会儿道：“你闻到了什么味道？”

郝天森皱眉道：“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话音未落，他猛地一脚刹车踩下去，巨大的惯性差点没把我们从车里甩出去。铁伟峰还没有骂出口，只听轰的一声，高速公路前方宽阔的路面被砸得石屑纷飞。还没等我们看清楚情况，郝天森挂了倒挡，车子急速向后退去。

只听一声沉闷的牛吼，在车灯的映照下只见一头身材雄壮、牛头人身的怪物大步朝我们追来，血红的双眼瞪得如牛蛋一般在车灯的映照下射出如手电筒一般的光芒。蓝莓失声叫道：“它们都过来了？”

铁伟峰道：“跑个屁啊，不就是头牛怪吗？”

严童丽道：“你别发神经，这是牛头人战士，痛苦血原……”话音未落，铁伟峰打开车门跳了下去，翻滚了两下瞬间变成了一头豹子，朝牛头人冲去。严童丽声音都变了道：“铁伟峰，你给我回来！”

话没说完，啪的一声背后翅膀已经生出，不过车子空间太小，将坐在旁边的我挤到了一边，严童丽立刻意识到这点，收回翅膀道：“停车，让我下去。”

只见铁伟峰瞬间和硕大雄壮的牛头人战士打成了一团，不过他刚扑到对方身上，牛头人双臂一振就将他甩出老远，铁伟峰身子在地上一滚，后腿一蹬又朝他蹿去。郝天森没有停车，不过挂挡又朝前而去。当铁伟峰的二次攻击发生，结果变得非常严重，牛头人轻松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按在高速公路的水泥护墙上，接着对他脑袋狠狠砸了一下，我清楚地看见铁伟峰的尾巴立刻垂在了地上，牛头人又将他拎了起来怒吼了一声，朝我们车子狠狠砸来。

只听砰的一声，车顶被撞飞了，严童丽以妖兽的形状飞在空中，啪的一声稳稳将铁伟峰抱在怀里。只听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黑暗的天际，虽然我们车子急速冲向了牛头人，严童丽还是在车子到达前站在了牛头人的面前。郝天森一脚踩住刹车，但惯性还是让车子笔直地撞在了严童丽长着翅膀的后背上，车头凹陷，她动都没动。就是这个姿势，我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郝天森瞬间变成了白狼，撞破已经碎裂的挡风玻璃，跃了出去，老李也撞开变形的车门下了车。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牛吼，严童丽已经飞向了半空，手里抓着一大团鲜血淋漓的内脏，牛头人胸口有一处窟窿，前后贯通，甚至连脊髓都被抽出。它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严童丽也从空中落下，只见铁伟峰口鼻鲜血淋漓，估计已经不能活了。

周围过路的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连车都忘记开了。严童丽恢复成人形，抱着铁伟峰哭成了一个泪人。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非常刚强的女性，这是她的第一次流泪，可铁伟峰永远不会知道他所爱的女人为他流下的第一次泪水了，我们心情异常沉重。他是个有勇气、有特色的男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血族生物的手上，当然也是他不羁的个性促成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我心里很难受，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大家都默默地站在严童丽身边，郝天森也恢复成了人的形状，他走到严童丽身边刚道：“严小姐……”

严童丽猛地抬起头，双眼寒光逼人道：“谁让你来的，如果不是你他就不会死，你滚，有多远滚多远！”

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郝天森的出现，铁伟峰就不会和他赌气去做这种蠢事情，说来一切还是因为严童丽对铁伟峰而言实在太过于重要。老李拍了拍郝天森的肩膀道：“你还是先回避一下吧，发生这种情况，你确实不适合在这里。”

郝天森叹了口气转身刚要走，杨成龙忽然道：“等会儿，我想和你聊会儿。”